

沙河縣志卷二

疆域志下

沿革表

趙國故秦邯鄲郡高帝四年為趙國景帝三年復為邯鄲郡五年復故莽曰桓亭縣
四屬冀州

襄國故邢國 今河北省邢臺縣地

右漢書地理志

趙國秦邯鄲郡高帝改名五城屬冀州

襄國本邢國秦為信都項羽更名

魏郡高帝置魏志曰建安十七年割趙國之襄國邯鄲易陽以益魏郡十八年分置
東西都尉

右後漢郡國志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沿革表

廣平郡黃初二年以魏郡西部置領縣十五屬冀州

襄國漢屬趙國建安十七年移屬魏郡

謹按三國魏無地志茲據洪亮吉三國疆域志錄以備考

廣平郡魏置統縣十五屬司州

襄國故邢侯國都

右晉書地理志

北廣平郡永安中分廣平置領縣三屬司州

襄國秦為信都項羽更名兩漢屬趙國晉屬 後併任太和二十年復

右魏書地形志

謹按北齊後周兩書均無地志其有關於縣境者據隋書地理志列表

襄國郡開皇十六年置邢州統縣七屬冀州

沙河開皇十六年置 今河北省沙河縣

右隋書地理志

邢州鉅鹿郡上本襄國郡天寶元年更名縣八屬河北道

沙河縣上武德元年置溫州四年州廢來屬

右唐書地理志

謹按五代郡縣薛歐二史闕略不全沙河隸屬何州苦無紀載可據表內所列未

知確否俟考

信德府次府鉅鹿郡後唐安國軍節度本邢州宣和元年升爲府縣八屬河北西路

沙河上

右宋史地理志

邢州上安國軍節度使宋信德府鉅鹿郡安國軍節度天會七年降爲邢州仍置安國軍節度縣八屬河北西路

沙河 今河北沙河縣地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沿革表

二

右金史地理志

順德路下唐邢州宋爲信德府金改邢州元初置元帥府後改安撫司憲宗分洺水民戶之半於武道鎮置司總管五年武道鎮置廣宗縣併以來屬中統三年升順德府至元二年以洺州磁州來屬二年洺磁自爲一路以順德爲順德路總管府領縣九屬順德路

沙河下至元二年省南和縣入焉後復置南和縣與沙河並 今河北省沙河縣

右元史地理志

順德府元順德路直隸中書省洪武元年爲府十月屬河南分省二年三月來屬領縣九

沙河弘治四年以沙壅遷縣於西山小屯十八年六月復還舊治

按弘治中所遷縣治即今縣屬

新城村

右明史地理志

沙河縣 唐虞夏商周禹貢冀州之域春秋時屬晉戰國時屬趙秦屬鉅鹿郡 謹按舊志謂康熙縣志誤作鉅鹿郡改為屬邯鄲郡蓋據兩漢地志考漢書地理志後漢書郡國志於趙國均注秦邯鄲郡乃專指趙都而言非謂所屬之縣盡為邯鄲也沙河本襄國地趙國為邯鄲襄國自屬鉅鹿二者不得淆混舊志未免誤會今據通志改正

統部

州郡

縣

漢 冀州

趙國

襄國縣地

漢後 冀州

趙國

襄國縣地

建安十七年割趙國之襄國以

益魏郡

魏三國 冀州

廣平郡

襄國縣地

晉 司州

廣平郡

襄國縣地

初屬廣平郡永和末省入任縣

魏北 司州

北廣平郡

襄國縣地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沿革表

三

永安中置今南和縣

太和二十年復置建義初分屬

易陽郡

易陽郡

建義初置尋廢今永

年縣地

襄國郡

襄國縣地

廢易陽入襄國縣置

郡今永年縣地

謹按隋書地理志齊

廢易陽入襄國縣置

襄國郡後周改為易

陽縣別置襄國縣開

皇初郡廢是襄國郡

齊北

磧少人煙孤城大道邊平沙盤馬路殘雪射鵬天野日三竿上河冰百片穿條風將
變柳客思感流年王應熊過沙河縣詩勞車蓋夢方殘又掛孤城在樹端沙上
數村常似雪春纜三日未消寒雖無烟火催花勝賴有清光壓野鞍盡是古來爭角
地可憐步步擬邯鄲袁宗道早發臨洛行沙河道中憶兩弟詩昏寒月夜方深
驅馬長亭復短亭十里奔風吹積礫千秋篝火亂殘星鞭梢漠北烟沙黑夢裏江南
果樹青驛路飄零那可問挑燈何日對原鴿袁宏道邢州道上大風詩南風捲地
昏拗折道旁樹吹面如有痕欲拔髭鬚去此地足黃沙易作風神怒岡陵忽變遷老
馬不知路日暮憩郵亭顏面都非故盆水貯滲泥雙眼出烟霧詰旦過沙河未至心
先怖何事太行山酣沃了不寤豈無一掬波浣此秋空
污夢中排九閭芒履沾雲絮投筆擊眠龍驚起如飛鷺

(二) 署宅

蘇秦亭在縣西南後漢書郡國志襄國有蘇人亭寰宇記沙河有蘇秦亭蘇秦西說

秦人請貨黃金百鎰盡黑貂之裘敝即此地今有亭存明一統志在縣西南三十里

俗呼爲十里亭

清丁克懋蘇秦亭詩堂下招來激辱年陰資車馬及金錢蘇君誰說傾危甚已視聽讒楚相賢

謹按此條舊志疑爲蘇人亭傳訛蓋未見寰宇記等書也至克懋詩所引事與寰宇記不合已爲舊志所駁辨姑錄之以俟考

檀臺在縣南史記趙敬侯二十年魏獻榮椽因爲檀臺後漢書郡國志襄國有檀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六

臺俱同上

謹按畿輔通志云史記正義引括地志云檀臺在洛州臨洛縣北二里而郡國志云襄國有檀臺與史記集解所引徐廣說合蓋漢晉時襄國所屬邑廣至唐時或屬臨洛縣界故括地志云然今謹遵清一統志編入沙河府志編隸邢臺縣蓋因郡國志襄國有檀臺之說也今按邢臺縣志此條編入古蹟內亦泥襄國有檀臺之說至謂臨洛北二里亦不至沙河不知隋置沙河本割襄國南境與臨洛接壤括地志所云實足爲檀臺隸沙河之證通志之說至爲平允因備錄之

秦王寨在縣西北九十里相傳秦王敗竇建德於此

雍正通志

梅花亭在縣北食膳鋪唐宋文貞公墓在其西里許舊止一亭子立道左清乾隆十五年知縣孫鳳立大加開拓別建迴廊曲檻造橋引水是年秋高宗巡豫過沙河駐蹕於茲御書文貞梅花賦並製詩二章寫梅一本刻石亭中焉

舊志 唐宋璟梅花賦垂拱三年余春秋

二十有五戰藝再北隨從父之東川授館舍時病連月顧瞻危垣有梅一本敷葩於藁莽中喟然嘆曰嗚呼斯梅托非其所出羣之姿何以別乎若其貞心不改是則足

取也已感而乘興遂作賦曰高齋寥闕歲晏山深景翳翳以斜度風哨哨以亂吟坐窮簷而無朋進一觴以孤斟步前除以夕于荷藜杖於牆陰蔚有寒梅誰其封植未綠葉而先葩發青枝於宿枿擢秀敷榮冰玉一色胡雜沓乎衆草又蕪沒於叢棘匪王孫之見知菴潔白其何極若夫瓊英綴雪絳萼着霜儼如傅粉是謂何郎清馨潛襲疎蕊暗臭又如竊香是謂韓壽凍雨晚昏陰霾晝闕又如通德掩袖擁髻狂飆捲晴明蟾照夜又如如神人來自姑射煙晦晨昏陰霾晝闕又如通德掩袖擁髻狂飆捲沙飄素摧柔又如如綠珠輕身墜樓半開半含非默非言溫伯雪子目擊道存或俯或仰匪笑匪怒東郭順子正容物悟或憔悴若靈均或敬傲若曼倩或斌媚若文君或輕盈若飛燕口吻雌黃擬議殆遍彼其藝蘭兮九畹采蕙兮五柞緝之以芙蓉贈之以芍藥玩小山之叢桂掇芳洲之杜若是皆物出於地產之奇名著於風人之託然而豔於春者望秋先零盛於夏者未冬已萎或朝開而速謝或夕秀而遄衰曷若茲卉歲寒特妍冰凝霜沍擅美專權相彼百花孰敢爭先鶯語方蟄蜂房未喧獨步早春自全其天至若託迹隱深寓形幽絕恥隣市塵甘遜巖穴江僕射之孤燈向寂不怨樓遲陶彭澤之三徑投閒曾無悵結貴不移於本性方有儷於君子之節聊染翰以寄懷用垂示於來哲從父見而勗之曰萬木僵仆梅英載吐子善理物永保貞固清孔尚基重修梅花亭記昔人謂宗廣平忠肝膽鐵骨石腸而梅花一賦豔麗如許豈獨以文詞云爾乎如僅以文詞而已則高唐洛神上林子虛豔麗莫加焉有道君子不亟稱而樂道之何哉然則梅花賦非重其文重其人也非貴其詞貴其品也當其折二張之角而絕逆萌直元忠之枉而激義氣孤立羣邪之間抗往不回犯天后之顏行而起其敬憚則不待襄開元之盛治而已知爲有唐第一流人品矣至其艷而不靡麗而不佻生平之鯁直相業皆可以搦管時決之沙河有宋廣平墓其旁舊有梅花亭歲久圯敗無遺址余猥莅茲土捐俸新之落成聊誌數言匪以表一時詞賦之宗亦以作千古忠直之倡爾陸寶忠重修梅花亭屹立道左國朝康熙間縣令唐故相宋文貞公祠明正德間縣令方豪創建梅花亭屹立道左國朝康熙間縣令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孔尚基重修乾隆十五年高宗巡幸河南縣令孫鳳立就梅花亭畔開拓地址創建行宮疏池疊石小有風景是年秋鑿輿暫駐御書宋文貞公梅花賦畫梅一本又御製東川詩章當均勒石建有碑亭宋公祠即在亭之西南隅特闢一院中有文貞畫像宋氏後裔守之年歲湮遠亭宇荒蕪光緒庚子奉命視學順天適逢兵燹辛丑秋按部畿南見亭已就圯亭之內情農遊丐坐臥其間狼藉不堪怒焉傷之時守令以恭備兩宮回鑾未遑語此明年壬寅余奉命赴汴監臨順天鄉試歸舟泊龍王廟大順廣道龐劬菴同年來晤於舟次言及畿南古蹟首稱梅花亭余謂宸藻所在任其荒廢亦守土者之過也爰與劬菴各捐俸飭縣籌款興修又明年癸卯余再往汴監臨道出順德太守梁敬之告亭工已竣請往觀之則見御碑亭外添建遊廊繚以牆垣梅花亭亦煥然一新灑掃潔淨私心竊慰然慮其不能經久也進宋氏後裔告之曰天章巍煥表揚先哲乃不加守護固無恫乎甲辰九月歲考畿南各屬畢復過生育祠旁食其利而忘其報文貞有知能無恫乎甲辰九月歲考畿南各屬畢復過順德記此交敬之太守刻諸石以詒來者守土之吏奉祀之生其觀此而交勉也夫清高宗梅花亭詩東川成賦已此處得亭留梓里餘風遠梅花古調幽誰歟憑點綴乍可適歌游繞砌寒英綻平池活水流才華唐豈乏忠亮世稀儔儷句尋廊讀端知氣味投又詠梅一首並手寫古梅廊壁附跋重吟賦句憶前賢便是無花地亦仙臚有梅名傳故里因教畫意補東川宛然疎影臨清水行矣明朝隱斷煙俯仰漫須陳迹惜風華爾許在詩編梅花品格最勝冰姿玉骨鐵榦古心迥非凡卉之匹唐臣宋璟賦此蓋以自况也予時巡中土駐蹕於茲遙企名賢緬懷往蹟感興成吟並手寫古梅一本摹勒廊壁以志清標庶使千載下觀茲樹猶景其人焉又跋手書梅花賦巡豫返轡駐蹕於此載稽往蹟乃唐宰臣宋璟故里後人慕其德而建茲亭以璟曾賦梅花即以梅花名之惜其賦空傳未經貞石亦一闕畧也予嘗讀是賦心企其人今適與地會輒手書一通俾勒陷壁間既補前此所未備亦以寓旌賢之意云王調詩開元賢相首推君何事荒亭鎖暮雲香雪梅花心鐵石千秋爭喜誦

高文 陳志源梅花亭和石門勞都諫詩漠沙痕闊迢迢輦路平亭空花婉婉人
迹去骨崢嶸香洩蘇公簡春連石勒城獨留碑版在千古見真卿 傅玉露詩開元遺
賦就何慙鐵石心徙倚空亭更懷古一聲長笛暮雲深 朱一蜚聞順德徐省菴太
守新築梅花亭告成題詩寄懷賦梅人去剩空齋笑巡簷一水涯不必有花皆雪
意即教無月見風懷連昌宮已埋荒草凝碧池空落古槐惟有廣平心鐵石未隨
莽沒根荳 勵宗萬過沙河我邨大尹招飲梅花亭得短句四首廣平作賦巴江上
此地梅花却有亭不見梅花見疎柳幾枝殘綠上窗櫺 迴廊曲曲繞周遭細水涓
涓跨小橋盡日無人喧鳥雀白楊風戰葉蕭蕭 我來風雨正深秋控馬平沙渡巨
流久擬亭前拚一醉多情况有主人留 滿壁琳琅幼婦辭樊川家法自清奇從知
仙吏風流別簿領叢中不廢詩 王祖庚梅花亭次勵奉常韻梅花已去留荒圃今
日重開故相亭草木自霽新雨露春風和月到疎櫺 亭前來往淡相疎柳依依
覆板橋咫尺高陵千古事魯公殘碣草蕭蕭 杜灝勵衣園先生奉使過沙小駐梅
花亭見贈數什依韻謹和魯公碑碣迷荒草故相風流剩此亭一自天工爲點綴暗
香疎影入窗櫺 送迎郊外幾周遭使節爭看駐短橋一曲梅花吹玉笛滿亭明月
馬蕭蕭 廣平文采已千秋今日誰當第一流行矣朝天五雲去白駒難爲此邦留
採風 俗吏風塵拋翰辭蓬山雲錦敢爭奇
風 尚入猶軒錄重和皇華駟牡詩

得泉亭在北九家村西 同上 杜灝得泉亭事略于公成龍撫直時命州縣各栽樹
三千餘株復穿井四坎以灌樹且以供行人渴飲相地至北九家村西得一古井水
甘而冽磚砌如鱗若有默助遂建亭其上顏曰得泉又題曰澄潭嘉樹旁刊一聯云
讓更名廉看古甃一泓照我臣心似水耕須兼鑿念哀鴻四野凜他民口如川塵沙
驛路間得此一亭紅垣綠蔭頗足以少供休憩宜乎一時傳爲佳話今則亭已就湮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而泉源無恙嘉木森猶可蔭濟往來行旅云 張筠得泉亭歌朝來策馬溫州路
野霧垂垂鎖芳樹路旁有井覆新亭道是邑侯塗丹堊邑侯政績本循良風塵俗吏
孰能方中丞有命委賢俊奉命種樹皆成行樹木由來資灌溉穿井便民愛戴無
心掘地得古泉古甃未審成何代人傳此井不記年中有神龍井底眠澄澈照人眉
宇動清芬可比邑侯賢邑侯建此惠良溥行人飲之如鍾乳地因得泉始建亭亭名
得泉傲喜雨亭成正值中丞來下馬注視青眸開于公談公兩心賞手憑欄檻滋徘
徊於今朝野重名宿於今補衰重良牧指日丹詔下九重封事披陳朝野肅
如公政聲豈能多如公遺愛豈能磨往來行役感君惠仰止高風共放歌

察院行署一在縣治西乾隆中改常平倉今改縣立第一女子完全小學校一在縣

治北後改千總署今廢 採訪 冊

典史署在縣治西今改縣府第四科

千總署在縣治北即明察院行署今廢

演武廳在北關外明萬歷中知縣姬自修建今改苗圃隸縣府第三科建設股

教諭宅在文廟後稍西今改縣黨部

訓導宅在文廟後稍東今併入第一完全小學校 俱同上

(三) 祠宇

孟子祠祀亞聖孟子在孟石岡村明末孟子六十一世孫有宏儒宏治者避兵亂自

鄒縣遷沙河後嗣蕃衍清同治六年經亞聖裔世襲五經博士孟廣均查明令人正

譜行文原籍優免差徭在本村建立祠堂歲時奉祀

採訪冊

宋文貞祠在縣北留客村西北祀唐宋文貞公璟有顏魯公真蹟碑記歲久傾壞明

正德中知縣方豪覓遺冢續斷碑封邱壟築圩牆建正廳三楹塑公像廳之左曰梅

花亭右曰長松亭康熙十七年知縣徐人龍重修

畿輔通志 清高宗御製詩驛路 秋風度古襄叢祠遙見柏塋旁生

平事業期房杜身後調和恨李楊三代斯民由直道千秋名相示周行魯公響櫺碑

重讀氣味相投要在剛 陳廷敬宋廣平祠次碑陰韻鳳閣衣冠古廟荒關山秋晚

更斜陽一時仙吏原春色千古梅花自異香轉恨君臣空蔓

草獨看隴墓下黃羊魯公遺蹟徘徊久新月冷冷映石牀

任公祠祀明知縣任環今廢 舊志 復菴山西潞安府長治縣人登嘉靖甲辰進士初授廣

平令越明年改任沙邑夫沙河路當衝要邑小事劇並無驛遞而賓客絡繹往來應
費殊多民苦難支久矣公慨然以興利除害安養斯民為己任既而令行禁止政教
覃敷百廢具舉民困以蘇凡風聲所及之處無間遐邇罔不畏威懷德其明敏寬弘
清白儉約彰彰在人耳目居二載丁外艱去德政在人思慕莫已生員張大綸等倡
率鄉民建生祠三楹立石於前以垂不朽僉丐言於余余惟公未至也人望之公既
去也人思之望之者仰其名思之者懷其德固以見公深仁厚澤愈久而不可忘抑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九

亦見天理之在人心有不容泯滅焉者請按行實矢諸詞而贊之於左贊曰振振任
公道高德隆惠我邦人浹洽淵衷首崇學校談經論道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堂曰明
倫既闢且新殿廡齋號罔事因循名宦鄉賢創建惟駢春秋享祀輿情帖然曠原荒
草俾植桑棗桑棗既成生民之實道阻且長樹柳惟行柳蔭蓊森百世甘棠折獄惟
明用刑惟平豪強屏迹巧佞輸情間或鼠竊為民之孽禁而治之潛消陰滅賦役續
紛量富與貧重輕有差勞逸適均公私瑣遠約期出納不害乎民不廢乎法時有逃
亡潛焉而傷還定安集鴻雁來翔邑甚衝矣坐乘至止非禮之恭深以為恥公坐肅
然里胥凜然非有命令疇敢妄言訟自拘供用證押城市鄉村寂焉無譁衣焉而
惡食焉而薄如韓 鹽如趙琴鶴他邑有詞欲質成之一經判斷曲直咸宜邪神惑
衆建祠崇奉公力毀之挽回愚悖當道旌褒反復謙勞一舉之外不動秋毫鷄鳴而
起漏分乃已莅政親民悉中條理白晝有廉黑夜無人飲吳之水不易其心如茲良
吏民之攸暨方霽商霖訃音聿至一聞訃音絕食痛心啟行之日圖籍衣衾士民旁
午遠將西土義莫可止如失慈母慈母雖行波濤難名乃建
生祠仰答雲霓祠前立石庸頌功德于斯萬年為令之式

前邑侯祠祀明知縣任環毛國賢楊世卿王進朝蕭泮韓士六人

邑人胡三省撰碑文 今廢

盧忠烈祠祀明兵備道盧象昇舊在縣南十里鋪已廢清乾隆二十二年知縣杜灝

重建於北關準提庵之東南隅

畿輔通志 清杜灝盧忠烈公祠記邑故有公祠在城南十里鋪順治中前令馮君源曾為之記余來是

邦訪求其遺址而不可復得蓋十里鋪即所謂小黃梁也其地白沙彌望壅積成邱
曩之所建若雙星閣王母殿之屬皆已移于別地而公祠則湮廢久矣嘗讀鄒漪所
撰筆乘述公於順廣大三郡生之日家設一壇瞻禮死合謀除地為祠歲時奉祀嗚
呼公之宜祀於茲土也審矣况吾沙則視他邑更不容後何則自闖賊由山西流入

畿輔公備兵大名親提卒旅抵順始擊之於小西天復禦之於册井皆破之閱三年賊又由邢入沙公再邀擊於青龍岡既走武安又追破之摩天嶺斬其魁殲其黨收還男婦二萬餘賊乃膽落遠遁相戒不敢犯三郡之民乃得數歲安堵今册井之爲縣屬地不必言小西天及青龍岡雖隸邢臺而實密邇沙邑至武安則亦與邑西南壤相接是公之先後用兵往來馳逐大抵於沙境爲多蓋沙河當南北之衝又逼隣晉豫二省界無公捍禦則沙之被毒尤烈得公驅擊則沙之受庇獨先固非三郡之諸邑比也且當日賊勢猖獗蹂躪中原直如入無人之境號能殺賊者最著無過數人總督如洪承疇孫傳庭總兵如左良玉周遇吉類皆爲賊所畏懾然終未有如公之甚者故公在北則賊竄而南公移南則賊又引而北望風逃避惟恐後時脫令公而不死盜賊固不足平也嘗謂明祚之亡亡於流寇公不死無如天降喪亂蠱賊內亡公之死死於權倖使嗣昌啟潛不阻撓則公必不至於死無如天降喪亂蠱賊內訂哲人云亡邦國殄瘁蓋亦大命有屬故假羣盜以驅除其難復駢生奸慝以摧折扶危定傾之人此固天實爲之又豈公之所能旋轉也哉而要其大有造於茲土者不可滅沒余固公之鄉人也少小時輒熟公名比長讀史傳及諸家紀述益慨然而之想慕今者待罪於沙適爲公掃盪賊氛之地則紀其戰功修其廟祀非余之責而誰責歟顧前祀既廢爰乃捐俸若干購北關準提庵東南隅之間屋三楹繚以周垣另闢戶牖敬妥公位於中異日者時其繕完勿任圯壞至若前之遺址查不復存則於後來之君子不無厚望焉是爲記

石公祠在訓導宅東祀清石威毅公清吉迤東有宅一所今改教育局採訪册

(四)坊表

承宣坊在縣治東今廢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桂林毓秀坊在學道口今圯

紫誥重封坊在南街爲許國秀立

龍章三錫坊在北街爲李成性立今廢

飛騰坊爲李宗立今廢

青霄坊爲申志立今廢

世科坊爲申志立今廢

鳴陽坊爲趙有初立今廢

鴻臚坊爲胡光立今廢

彰善坊在北關

節孝坊在北街今廢

坊在普通店爲贈承德郎陳祿安人高氏立

貞烈坊在普通店爲趙杜氏立

母節子孝坊在北關為任周氏及任萬庫立

矚然不滓坊在北關為李董氏立

貞節坊一在南街為尚趙氏立一在北街為胡張氏立一在普通店為張劉氏立一

在毛莊為元李氏立一在新城為姚杜氏立一在三王村為申王氏立一在安河為

楊彭氏立一在冊井為張李氏立一在全呼為武高氏立一在中關為霍李氏立一

在冊井為解高氏立

(五)冢墓

唐宋璟墓在縣西北八里

清一統志按縣志在留客村西北里許碑於戲逆鱗劇上匡救之義深守死不回臣人之致極况

乎文章風雅道濟生靈建一言而天下倚平含九德而三光式序超無友而獨立者其惟廣平公平公諱璟字

邢州南和人其先出於殷王元子七代祖并魏吏部尚書襲列人子祖欽道北齊黃門侍郎并事跡崇高各在本傳高祖元節定州田曹

曾祖弘峻大理丞祖務本皇櫟陽令父玄撫衛州司戶贈戶部尚書自田曹至於尚書皆實浮於名而位不充量事見許公蘇頌所撰神道碑公七歲能屬文一遍誦

鵬鳥賦丁尚書府君憂水漿絕口者五日八九歲時嘗夢大鳥街書吐公口中公吞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胸間自後藻思日新襟靈益爽年十六歲時

讀易曠時不精公遲而覽之自亥及寅精義必究明年登進士高第補上黨尉轉王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屋主簿相國蘇味道為侍御史出使精擇判官奏公為介公作長松篇以自興梅花

賦以激時蘇深賞嘆之曰真王佐才也轉合宮尉長壽三年從調判入高等有司時

聞天后親問所欲公以代為唐臣不求榮達詭奏云家本山東願得魏之一吏遂手

詔授錄事參軍拜舞趨出既而詔還又手詔拜監察御史裏行尋丁齊國太夫人憂

服闋築室反耕志圖不起俄而即日遷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品

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翌日公獨正辭引過天后悅而釋之遷天官員外郎鳳閣舍

人御史中丞乃謂所親曰吾比欲優游鄉里不圖要近驟至於斯其敢廢所職乎乃

悉心納忠無所迴避時張易之昌宗兄弟席寵脅權天下側目公危冠入奏奮不顧

身天后失色蒼黃欲起公叩頭流血誓以死爭拾遺李邕奏曰陛下坐則天下安起

則天下危內史令敕公出公曰天顏咫尺親奉德音不勞宰臣擅宣王命詞氣慷慨

左右震悚遂俱攝詣臺廷立切責二豎股栗氣索不敢仰視自朝至於日昃救使馳

救之公不得已而罷又令詣公謝罪公拒之後有慘恤二豎來弔公辭曰貴近不宜

與執政通問假滿朝士慰公二豎又欲序進公舉板迎揖之不得成禮而去神龍之

興復也公實佐其謀及當酬庸讓而不受曰清宮闕罪事出五王祀夏中興功歸

明主非曰逃賞誰敢貪天俄拜朝散大夫吏部侍郎兼諫議大夫遷黃門侍郎嘗遇

梁王武三思於朝三思方欲言事公正色謂之曰當今復子明辟王宜以侯就第何

得上乎朝政三思慚懼而退請急累月俄而兼攝尚書左丞中宗將幸西京深虞北

鄙乃兼檢校并州大都督府長史又改兼貝州刺史與數人同辭三思獨揖公住公

顧謂之曰諸人已出不可獨留遂揖而去屬年穀不登國租罷入三思食邑公悉

蠲之既屢挫其鋒亦處之自若俄而真拜轉杭州又遷相州入為洛州長史唐隆初

拜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粵五日兼右庶子尋加銀青光祿大夫玄宗之在儲

闡鎮國太平長公主潛謀廢立嘗於光範門內坐步擔山諷宰相以此旨諸相失色

莫敢先言公盛氣詰之曰春宮有大功主安得異議遂奏婦人干政恐生禍階請不

令朝謁俄而男又縱橫公奏之繇是貶楚州刺史主亦竟以凶終無何復拜銀青

歷魏克冀三州兼河北按察使尋遷幽州都督兼御史大夫復為魏州入為國子祭
酒東都留守開元二年拜御史大夫兼京兆尹貶睦州刺史轉廣州都督充按察經
略討擊使又兼御史大夫特許便宜從事前是首領桀驁多據洞不實公之下車無
敢不聽彼之風俗僭趨苟簡茆茨竹椽比屋鱗次火災歲起煨燼無餘公教之度材
變以陶瓶千甕齊翼萬堵皆興于今賴焉燕國公張說著為碑頌無何使中使楊恩
勗召公公拜恩而就馬便行在路竟不交一言恩勗以將軍貴倖泣訴于帝帝嗟嘆
久之拜刑部尚書四年遷吏部兼黃門監修國史明年同平章事又明年駕幸洛陽
至於崑崙道隘不治欲免前河南尹李朝隱知頓使中丞王怡并坐當降黜公奏曰
若致罪二臣將來必受其弊遂命公捨之曰陛下責之以臣言免之是過歸於上恩
由於下臣請使且待罪然後俾其復職遂嘉而從之玄宗嘗命公名諸王子及公主
邑號既而又令公各定一美名公奏稱七子均養鳴鳩之德錫以名號不宜有殊若
母龍子異恐非正家之道王化所宜玄宗悅而從之八年拜開府儀同三司進爵廣
平郡開國公策勳上柱國狂豎據梁山構逆長安有司深探其獄敕公按覆如京兆
司錄李如璧等百餘家皆以借宅假器悉當連坐公以婚姻假借天下大同至於京
城其例尤眾知情即是同反無罪不合論辜兇渠之外一切原免天下欣服焉中書
令河東公張公傑出將相之材獨運廟堂之上鏡機朗徹見事風生求公規模悉閱
堂案每至危言讜議執正守中未嘗不廢卷失聲汗流洽背其為通賢所服也如此
言置之座右出入觀省以誠終身賜綵物二百匹明年又兼吏部十七年拜尚書右
丞相公雅善戲謔不常矜莊與故尚書王峻為莫逆之友晚而彌篤凡所詼諧人輒
疏取端午日蒙賜鍾乳命醫歸鍊或以上藥殊異不宜委之公曰推誠求信猶懼不
應猜以待人信其可得聞者慙退二十一年抗疏告老至於再三手詔優遂特給全
祿賜絹五百匹還東京公以為大臣歸休不宜關通人事遂杜絕賓客其年駕幸洛
陽公迎拜道左玄宗親駐龍蹕使榮王琬勞問者數四自後中使往來賞賚不絕方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崇乞言之典以極師臣之敬二十五年仲冬月十有九日寢疾薨於東都明教里第
享年七十五天下失聲玄宗震悼追贈太尉謚曰文貞公賻物米粟常數有加喪葬
官供仍詔河南少尹崔釋之充監護使夫人齊國夫人博陵崔氏滄州長史藝之女
淑慎嚴整高明柔克訓諸子而慈且有威佐丞相而德無違者門內之理一以見咨
俱公而歿允終偕老嗚呼公有七子復同州司功先公而卒昇尚書郎太僕少卿尚
漢東太守渾職方郎中諫議大夫御史中丞東京畿採訪使太子左諭德恕都官郎
中延太原少尹華判入高等登封尉尉氏令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河西節度
行軍司馬或肅或謀或哲或又克篤前烈以休令聞以戊寅歲五月二十九日虔奉
遺約歸葬公于沙河縣太尉鄉丞相原之先塋夫人合而祔焉禮也惟公間氣降神
應期傑出生知禮度天縱才明玉立殿天子之邦介然秉大臣之節震電憑怒謙言
而不可有厥躬鼎鑊沸前臨事而義形於色蠹迪檢柙難常情之所易志深直諒易古
人之所難外其身而富貴不離行其道而死生勿替非夫含一之德格於皇天不二
之心形於造次則何以異是乎允所謂振古之元龜皇王之威寶者矣且夫公之德
烈充塞寰宇公之謀猷著明日月大歷五年冬十二月孫儼懼遺盛美不遠求蒙以
真卿天祿校文叨太僕之下列憲臺執簡承諭德之深知雖看史傳信實錄已編於
方冊而豐碑勒銘表墓願備於論譟謹憑吏部員外郎盧僎所上行狀略陳萬一多
恨闕遺其辭曰天命玄烏降而生商湯孫之緒微子分疆詞招正則尉翼文皇史部
黃門紛綸耿光忠賢世出信史相望獨生丞相祚我有唐文明純嘏毅烈堅剛恒衛
間氣星辰降芒寔然山立鏗爾金鏘忠孝之盛人倫紀綱垂髻能文夢鳥發祥通昔
究易冲齡擅場勝冠結綬歷政洋洋乃尉合宮貳軺琅琅賦嘔梅豔篇美松長蘇公
嗟稱才必佐王滿歲從調試言高驥登聞黼宸驟列繡裳筵跡天官如圭如璋司言
鳳閣綸綍煌煌乃作中丞威稜莫當志除兇狡廷劾二張天后愕眙百寮震惶公獨
凜然出身激昂義形言色精貫穹蒼皇室中興嘉謨克彰功成牢讓事軼屠羊貳職
選曹諫議是匡載清流品屢奏封章乃侍瑣闈時維夕郎悉心糾正庶績咸康三思

睢盱席龍干常碁之就第慙懼靡亢左曹攝轄大鹵于襄兼刺貝邱朋辭鴈行三思
揖語公獨循墻處之不忤轉旆於杭既遷鄴城遂尹洛陽乃作冢宰訐謀廟堂俄兼
宮相亟縮銀黃玄宗登儲鎮國是違潛謀廢立謠誅相翔厥男撓政累奏愆殃肆臨
楚邦薦察冀方總督幽薊翻飛國庠亞相烈尹京趙旋臨建德歛蒞南荒俚師
咸莩茅櫓是攘張公頌德雋永甘棠中使來召拜命即裝路無交語帝用式臧載司
刑吏八座抑揚兼監黃樞鈞軸是將匪躬蹇蹇終始泐泐乃陟右揆右揆決決每諠
閱故汗洽如漿狂豎犯關兇渠既臧命公覆醕孤映縑緜天不憖遺萎哲壞梁一人
王君豈常矜莊懸車告老庶保康強方崇饋醕孤映縑緜天不憖遺萎哲壞梁一人
震悼九有淒涼市既罷賈春仍絕糧乃贈太尉飾終禮滂反葬沙河羽儀中央闔朝
傾祖河尹護喪生榮死哀行路感傷令人孺慕攀泣嗚嗚高墳崔嵬鉅鹿劇旁森梢
宰樹繚繞連岡吁嗟廣平宅此不暘孝孫翼翼論撰靡忘豐碑礪萬古訾相大歷
七年歲次壬子九月日孫儼立石又撰碑側記初公任監察御史持服於沙河
屬突厥寇趙定州河朔兇懼邢州刺史黃文軌投艱于公公以父母之邦金革無避
及賊至城下公爲曉陳禍福其徒有素聞公威名者乃相率而去之開元末安西都
護趙含章冒于貨賄多以金帛賂朝廷之士九品已上悉皆有名其後節度范陽事
方發覺有司具以上聞玄宗切責名品將加黜削公一無所受乃進諫焉玄宗納之
遂御花萼樓一切釋放舉朝皆謝公衣冠儼然獨立不拜翌日入奏玄宗謂公曰古
人以清白遺子孫乃卿一人而已公曰含章之賄偶不至臣門非不受也玄宗深嘉
歎之前碑闕焉故略述於此公三子渾之爲中丞也方欲陳乞御造碑頌未果而中
受譴謫旋羯胡作亂事竟不成真卿時參監察殿中爲中丞屬吏故公孫儼泣請真
卿論撰之昭義軍節度觀察使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平陽郡王薛公名嵩以文
武忠義之資爲國保節上慕公之德業歎尚無窮次嘉儼之懇誠崇豎莫致迺命屯
田郎中權知邢州刺史封演購他山之石曳以百牛僦刻字之工成乎半歲磨礱既
畢建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雖大賢爲德樹善庸限於存亡而小子何知附驥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託跡於階序真卿刺湖州之日因成其文請儼刻其側而志之未及雕鐫而公第八
子衡因謫居沙州參佐戎幕河隴失守介於吐蕃以功累拜工部郎中兼御史河西
節度行軍司馬與節度周鼎保守燉煌十餘歲遂有中丞常侍之拜恩命未達而吐
蕃圍城兵盡矢窮爲賊所陷吐蕃素聞太尉名德曰唐天子我之舅也衡之父舊賢
相也落魄於此其可留乎遂贈以駝馬送還於朝大歷十二年十一月以二百騎盡
室獲歸士君子偉之乃古來所無也上欲特加超獎且命待制於側門十三年春三
月吏部尚書顏真卿記明方豪續宋文貞公神道碑記豪初至沙河聞有唐相宋
文貞公墓墓有顏魯公書碑而未及謁先取其碑文觀之中有闕文字畫豐肉疑非
顏書乃約寮友以九日往謁因求其故前六日豪自郡返至食膳鋪墓在鋪西二里
取道獨先往焉其碑果宋人范致君書碑側有述而不及揭故凡得是碑者槩以顏
書不復辨也徘徊眺瞻則草棘之叢見一斷碑乃魯公所書神道碑銘在側之記則
致君翻刻者碑未斷時高可丈許廣可四尺許厚可尺許記中所謂曳以百牛者殆
實錄也欲謀續之而以上修下短爲難姑出其附而歸自此切切然若上官督責者
至九日乃與縣丞李尚質典史高雄教諭楊傳導敖廷傑文明往踐宿約兼集羣
謀謀者曰須於碑側斷口穴其上下續之以鐵豪曰是碑四面皆書側而穴之其文
滅矣盍穴其中治者李宣曰須鐵二百斤當預致之民有郝希仁者曰希仁村廟有
鐵鐘不鳴久矣正欲易之可用茲也石者郭謙曰須四木秤木須三丈許沙植多柳
柳叢生而短安得茲木屬官有石英者曰英先人所植榆木有年矣屢爲宮室念手
澤弗翦也今茲義舉願隨採擇木在戶村去墓里許即往剪之後二日復至墓下親
爲營董取廟鐘付宣廟在馬莊去廟亦近乃先立下截上截於土中豪欲先起上
斷口與下斷口對置鐵筭於下穴以土埋下截如平地然前結木架如碑之廣然後
曳而起之謙固欲木秤而直懸之豪以其志而從焉明日帥四百人每百人各守一
秤天忽小雨豪祝宋公曰公不欲是碑之顯則雨雨則遂止初甚易起既正愈重秤
無力矣蓋木秤止四力雖多無可容抵暮姑去歸塗大雨豪如初甚易起既正愈重秤

謙策窘復欲仆之准豪前議豪曰起而仆之嗤爾拙矣且仆之難不減於起也吾有策焉今當勿固乃用四橫木於所立木四面之中每面用繩十下繫碑身上經橫木每繩用人五秤亦不廢擊金號召衆咸勸踊如蟻負粒有頃而起上下相續分毫不爽時有木墮豪前僅以身免及有風葉盤旋其上工訖乃定諸生載酒相慶酌而酌之分餉羣力各有喜色豪觀記中有曰雕鐫既畢樹立斯崇遠近嗟稱今古榮觀今斷而復續事半功倍嗟稱榮觀當不殊初思昔顏君廟碑亦在塵土一遇二李遂收聖室茲今宋迹奚翅魯書移前續後難易亦差豈敢自附於古人抑亦盛誇乎奇舉是日適祭酒魯公鐸告歸道經下邑子彭侍行豪取道前鋪迓之偶與彭言諸公公欣然命駕謁賞踰時賦詩而去沙莽之間素無人迹茲碑纔出便枉名卿鄉人聚觀皆以爲異故豪嘗語人曰是碑之續有六異焉廢鐘一也儲木二也止雨三也旋風四也墮木而不傷人五也初立即逢鑿賞六也魯公之書今之所貴者多竇塔爾以此較之有四勝焉彼演釋因此昭儒躅一也彼代岑書此爲自誤二也彼尙爲郎蚤年之書此已爲公晚年之書三也彼在名郡搨之者衆屢經翻刻已失其真此在陋邦未經屢搨點畫如初四也識者謂豪非妄誕云王之垣重修唐丞相宋公祠墓記沙河縣北之太尉唐丞相文貞公之祠墓在焉按公諱璟世爲邢州南和人其先出殷王元子之後至魏始祖爽歷傳吏部尚書弁北齊黃門侍郎欽道定州田曹元節大理丞宏峻櫟陽令務本衛州司戶玄撫生公七歲能文嘗夢赤鳥銜書吐公口中吞之遂乘而直上倏忽驚寤猶若下在胸間自後藻思日新靈襟益異年十六精易學舉進士高第補尉上黨轉王屋主簿時相國蘇味道爲侍御史見公所作長松篇梅花賦深加歎賞以爲王佐之才天后臨朝拜公監察御史裏行官凡三十遷時登相位皆悉心納忠無所迴避劾二張斥三思折太平之逆萌抑靈荃之倖賞以至賓服酋峒雪理冤獄使女主尊憚權震恐更歷三朝始終一節以身繫天下之重輕者垂五十年而文章功業載在史冊及顏魯公所撰神道碑記可考見已宋元以來鄉人景仰立祠致祭其先後榮哀之迹故老猶能道之我朝正德間前尹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十四

方豪曾加修葺而日月滋久風雨凌剝頽垣敗礎宿莽荒蕪令雖屢更而莫或究心者隆慶辛未湘陰蕭侯泮治邑之始訪謁祠墓仰瞻俯歎因進父老而諭之曰文貞公爲古名相後世罕儷而廟貌傾廢若是豈所以稱國家崇祀先賢之盛典浮屠老氏者流猶能飾厥廬闕壯儼吾爲天子命吏司一方風教而顧彼之弗若其何以激勸忠義也遂捐常祿以倡興修而官耆張守政武永清等爭先助之於是擇日告祭庀材僦工前爲門中爲專祠繪飾遺像後爲寢堂刻梅花賦於上方內外左右各爲齋廬以居歲時之奉祀者堂之後爲文貞公暨夫人崔氏合葬之墓墓次浚井一穴以便灌溉繚以垣牆培其松檟工善役良晨夕展始是冬十月越明年五月告成積久之弊一旦中興比之舊觀不替益隆矣公之二十一世孫生員堯金爲余年家故不遠千里謁予京師圖圖紀成績於石以爲後勸予謂率民之道莫大於風化風化之道莫先於表章表章之道莫近於鄉先生禮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則祀之所以昭德而繹思也顧今之服官者一切以簿書期會爲能獵虛名而要捷徑其於事之有關係教者率以爲迂緩而忽之固無異乎治之日敝已蕭侯迺能封植邱壤修復俎豆足以妥公之靈而竭其虔使後之莅茲土而與侯同志者登其堂睹其像則因心之祀日益月增雖綿襍遠且將繼而新之而又使公之子孫暨鄉之後進得作堂而祀嚴子且復爲其後者四家以奉祠事嚴人至今稱之是可見賢者之爲政加意先哲古今一揆非若所謂尋常俗吏已也於乎安知沙河之人不有稱公之賢如嚴人之稱范公者與之相傳於無窮也哉祭田五十畝舊爲豪家所侵冒茲復追給堯金主之以供蘋藻之具諸凡義助與服役於是祠者其姓名具載之碑陰歸有光謁宋文貞公墓文維年月日某官某謹以瓣香拜謁唐宰相宋文貞公之墓唐有天下三百年惟貞觀開元號爲盛治開元賢相並稱姚宋而屹然正直之氣可與公媿者獨始興文獻公而已某自初束髮知讀唐史歎天寶以後何其亂也生民之禍極矣使公與曲江尙在匡持之唐之國祚歷年豈可量哉信乎國以一人而興也

今者備員茲土下車之初以吏事過南和聞公墓在此鄉而魯公碑刻尙存因迂道齋宿縣邸來致景仰之私嗟夫公之直道有國者一日而無此則相率靡靡以馴至於亂亡而不覺三季之後若同一軌此予心之耿耿徘徊於公之墓下而不忍去也謹告 清高宗祭唐臣宋璟文維乾隆十五年九月十五日皇帝遣內閣學士鶴年致祭於唐臣宋璟之墓曰惟爾懷忠履信守正嫉邪勉張說以雪冤知名義爲至重沮三思之預政杜請囑而不行輔政協心治化幾於貞觀知今鑒古諮詢徧及高齊揚良善而抑姦回多諫諍而鮮阿順紹房杜以稱賢相全唐僅數四人與元之並有重名直道還推第一尊崇允合昭報攸宜朕稽古巡方至於中嶽緬先型之已邈瞻遺墓之猶存用遣耑官潔修祀事神其不昧尙克承 岱齡重修唐文貞公祠墓記梅花亭在沙河縣城北十里亭西二里許有唐文貞公祠墓墓前有亭翼然豐碑屹立其中者則顏魯公楷書神道碑也乾隆十年有五年高宗純皇帝省方豫中駐蹕梅花亭賜以詩文遣官致祭天章寶墨奎耀畿南敬禮先臣表彰風義爲前代所未有餘於甲戌孟夏奉命來守順德逾月以句稽保甲赴沙河瞻禮祠下見墓前豐草翳徑祠宇傾圮黃菌茸茸生柱下魯公碑亭亦殘缺不蔽風雨徘徊者久之至縣令尹黃君喟然太息謂蒞沙二年詢故老而謀修葺者屢矣值地方連歲歉收安集撫循日不暇給然此事固未嘗一日去諸懷也閱秋及冬幸禾稼告登黃君急捐俸倡修量工計貲復編諗鄰封寮案釀金飲助擇紳士之誠樸者鳩工庀材尅日興事傾者新之缺者補之加丹雘築牆垣費精鏐三百有奇閱兩月而工畢以書問記於余惟宋公之謙直忠義卓冠有唐具列史傳得顏魯公文而益彰近復欽荷純皇帝御碑褒嘉遐邇臣民咸知景企小臣末學何敢更贊一辭惟是培護前賢祠墓風勵後人固守土者之責也今黃君治沙三載勤慎慈廉民咸信之政事具舉復亟於是役余因書其事以告後之官斯土者其亦景唐賢遺徽而培護於勿替也夫 何廷謙顏書宋文貞神道碑跋魯公楷字傳世者如家廟碑東方畫贊及小字麻姑記學書者奉爲圭臬幾於家置一本然摹搨既久漸就漫漶其翻刻者雖或清朗然形貌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在而精氣亡焉曩在都門即聞沙河有公書廣平墓碑最爲善本而未得見丙子冬視學畿輔至保定有持此帖求售者亟取視之空靈飛動似褚河南而豪勁挺拔過之購置案頭時一展玩覺古所稱鋒藏畫中力出字外者良非虛語而米南宮之評公書以爲學褚旣成挑剔名家未可爲定論也獨念碑歷千載百載何以尙能完好比至順德檢郡志得前沙河令方豪續碑記讀之蓋碑斷仆榛莽中不知幾何年豪躬親其事故廬山眞面目至今猶存於是而歎古人之書之傳於世與其不久即傳傳而不久即滅何如此碑之若存若亡若顯若晦轉得以葆其眞而完其璞也試既畢郡守薛綏之命撮十本見贈因以分遺諸君子之從事襄校者而誌其崖略如此金周昂詠宋文貞公詩開元不動四荒塵柱石中原有老臣襄土一抔松柏暗長安三日荔枝新 元王惲酌宋文貞公詩山立揚休七十春 中今古醉中眞傷心麗澤堂前日空照先生漉酒巾 一代波瀾獨老成百年人物見耆英茂陵身後多遺稿一賦梅花到廣平 黃諫謁宋文貞墓詩客途此日事幽尋唐相佳城草木深碑碣有文書茂績祠堂無主鎖秋陰才猷能補開元治忠毅還同鐵石心不是丹誠昭日月遺蹤安得到於今 明宋琰望始祖文貞公墓詩廣平神道對南和遙望穹碑感慨多關月夜飛華表鶴塞秋風老墓田莎文貞賜 名猶在開國垂勳事豈磨心逐孤雲看漸遠不勝清淚欲如何 方豪謁宋文貞公墓詩丞相墓前草樹荒登臨與客及重陽秋風彷彿梅花韻罇酒殷勤菊蕊香古刻斷碑埋 鳳敗垣遺址牧牛羊徘徊不盡懷賢意夜半歸來月滿牀 魯鐸同方明府謁宋文貞公墓次韻桑棗沙村小徑荒同尋古墓近斜陽斷碑偶續千年石遠道剛持一瓣香卓魯賢聲君發勒伊周相業此存羊夜深更和登臨句殘燭淋漓向葦牀 高璧謁宋文貞公墓次方棠陵韻若堂封在半城荒無計招魂學巫陽百尺祠前碑更續千年地下骨還香眞才蚤見長松詠正氣曾驚一角羊仰止高風因坐久時時不香歿後定知身化高名動八荒開元佳政日當陽梅花有賦心如鐵天寶無公治不香歿後定知身化

斗墳前猶刻石為羊細看行業真難得應愧當時手摸牀
墓詩乳鴉翻綠樹細草迷連岡經過廣平墓駐馬心傍徨斷碑紀大歷高文久煌煌
公本王佐才千載欽剛方德業塞寰宇彪炳史冊光中興數賢相媲美杜與房豈惟
賦思昂寧止輕諸張諂佞取容悅任彼呼五郎義烈得如公無慚縮銀黃至今梅花
借名始彰以公尙爾爾顯晦曾何常世多出羣姿無雙安可量雜沓溷榛莽疇能別
孤芳低徊獨憑弔淚下露衣裳 朱珪詩并序二十日過沙河城北十里有宋文貞
公環園祠曰梅花亭園西五里公之墓也有魯公碑乾隆十五年上幸豫蹕宋園有
御製詩御筆畫梅花并書梅花賦刻石於壁荒園閉宿梅花名孤亭其人不可見
餘風思古馨當時高寒骨不嗅妖卉腥坐壓傾城姣低首羞娉婷葩辭韻鐵石賦手
調登劔豈知二千載忽作蚪鸞青嵩山候日駕洛水迴龍停正筆合理美欵枝糝珠
熒緯天耿五字希世光三庭虹白射飛昂雨黃拜號萍恭惟旌遺直側見虛天聽聖
情佇嘉實誰與抱寸莛芹暄尚有獻何以當階奠 魯傑宋廣平墓詩遙
瞻華表豎平崗草色青青老樹蒼蒼指點濃煙深護處開元丞相舊祠堂

唐孔漢墓在縣境

舊志 清杜灝墓石考前令四川趙君銘者於雍正年間蒞此曾
奉文督修縣志而未果因購其稿本於禮曹得故紙一堆率散亂

蕪雜不成篇章惟中有鈔錄一紙云大周故邢州龍岡縣孔君墓誌銘并序君諱漢
字承貞魯國匡也遷封襲爵居此郡焉曾祖華字德饒唐朝請大夫襄國郡開國侯
祖處信唐朝議郎岷州當夷縣令父知垂唐州參軍事上騎都尉君幼挺英明早
標知思雄心蘊劍壯氣凌雲貴一諾而賤百金輕歲匝而重游俠春秋三十有二終
於私第嗚呼哀哉池臺闐寂門館荒涼平生之夙匪 宿昔之琴罇永絕家兄神
泉觀主承先連枝義重共氣情深更卜新塋便離舊穴為娶瀘州都督蔣傑長息內
邱主簿福之第二女以今大周長安三鳳十一區十 區合窆於沙河城北二里平
原禮也乃恐桑溟平易陵谷貿遷歎風規之永逝礪貞石兮斯鐫其詞曰惟君之賢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耀後光前游俠而縱壯氣自然去茲皎皎赴彼幽泉絮酒虛瀝心劍徒懸其一惜哉
義士永處長更賔階莫變客位苔生松阡霧結楊隧夙驚玄宮闕 莫啟窅窅何時
兮復明其二後又有小書半行曰大清康熙五十二年歲次癸巳十二字按文內止
闕四字其中因厓垂夙鳳凰平字體略如古篆文乃武后則天時所製考之即
國入年嵐月風載日互九字也夫武豐僭號距今已千載孔君之名雖不甚著於世
然得其遺冢而封守之亦後人之分之所宜况當時率多能書之輩如梁府君李文
碑之屬筆法多雅秀亦僞周時流傳至今者使是碑而在縱未足方駕魯公神道碑
要不可謂非沙河一真古蹟也乃再四訪求不惟冢墓久湮不可復識即石刻亦杳
以無覓處矣獨是紙尾所書大清康熙五十二年云云又若明係於是時乃得之而識
於歲月者何僞周至我朝歷千餘年而尚在康熙癸巳至今日不過四十餘年而竟不
知其處所耶總之邑無績學好古之士於事之鄙俚可笑說之荒忽不恨者每爭傳
而樂道之至如前代英賢真正遺蹟則不知鄭重珍護而任其磨滅蓋不知凡幾矣
寧獨區區此墓石也
哉因為感喟者久之

宋進士楊贄王振墓在叢谷村

即今全呼村

北墓碣為村人所毀

續志

元張文謙墓在縣南十五里

清一統志按縣志在葛村

李謙撰墓記公諱文謙字仲謙姓張氏世為邢州沙河人幼聰敏讀書善記誦自

幼入學與太保劉公秉忠同研磨年相若志相得其後太保祝髮為僧先侍世祖於
潛邸薦公才可用歲丁未驛召北至入見占對稱旨擢置侍從之列日見信任邢州
初分隸勳臣食邑歲遣人更送監牧加之頻歲軍興郡當衝要民不堪命公與太保
言於世祖令近臣脫兀脫故劉尚書肅李侍郎簡偕往二人同心為治黜出貪暴剗
除宿弊不期月流亡者復益戶十倍於是世祖益重儒士任以政蓋自公發之辛亥
憲宗皇帝踐祚世祖以太弟日侍宸宸所言率賜俞允公暨太保數條具時務所當

先者爲世祖言皆奏可施行之是後大駕所臨若大理若漢郡公皆慮行世祖皇帝即位首拜中書左丞與平章政事王文統共政建立綱紀講明利害以安國便民爲務天下有太平之望文統忌之公遽求出詔以本職行大名等路宣撫司事比行謂文統言早若不量蠲稅賦將無以慰來蘇之望文統難之公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候時和歲豐取之未晚也竟蠲常賦什之四商酒稅額什之二下車宣布德意百姓權忻鼓舞思見德化之成明年入朝還居政府始立左右部分司總務鉅細畢舉公之力居多三年阿合馬領中書左右部總司財賦每事欲專輒奏聞不關白省府詔廷議之公昌言曰分制財用古有是理不關預中書無是理也世祖曰仲謙言是也阿合馬語遂塞至元改元秋詔公行省事羌俗鄙野公求蜀士而教以案牘旬月之間樞機品式粗若可觀羌人始遣子弟讀書士俗爲之一變又疏唐永漢延二渠溉田十萬餘頃民迄今賴之三年還朝五年春淄州妖人惑衆逮繫百餘人事聞世祖命中書省議公謂愚民無知爲所誑誘殺首惡三數人足矣餘並釋去人以爲死而復生七年拜大司農卿立諸道勸農司巡行勸課敦本業抑游末設庠序崇孝弟不數年功效昭著野無曠土栽植之利遍天下奏開籍田祭先農先蠶皆自公始尋又奏立國子學以魯齋許公衡爲祭酒選貴族子弟教養之諸路轉運司怙勢作威害民干政莫敢誰何公屢言於世祖罷之十三年拜御史中丞時阿合馬威勢日熾恣爲不法慮臺憲舉發其奸奏罷諸道提刑按察司以撼內臺居數日公奏復之自知爲奸臣所忌請避位遂拜昭文館大學士領太史院事初世祖以大明歷歲久寢差詔太史改正命公董其事曰授時頒行天下十九年拜樞密副使首議肅兵政汰冗員選練將士而優恤其家曾未及施而一疾不起薨於京師私第之正寢實二十年三月壬申也享年六十有七階至資政大夫今上皇帝御極追贈光祿大夫司徒諡忠宣夫人劉氏封襄國夫人既貴顯常服不過縑素克宋詔頒廷臣白金器皿輒遣分遣親族尤喜周恤孤貧恭勤逮下童僕皆感恩惠迨公之薨家無餘貲曰吾家素尚清白有書數櫃傳子孫萬金不博也初大理之役我師至城下國主高祥拒命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十七

世祖欲屠之公入言曰殺使拒命者其國主耳非民之罪世祖從之漢鄂之役王師方啟行公數言王者之兵有征無戰當一視同仁不可嗜殺世祖曰保爲卿守此言既入宋境諸將分道並進禁戢軍士毋肆殺戮毋焚廬舍所獲生口悉縱遣之其後混一之功卒本於不嗜殺等語信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公爲人謙恭篤厚外和內剛其好賢樂善出於天性每以薦達士類爲己任一時聞人敷歷中外者多出公所舉晚歲篤於義理之學摳衣魯齋求是正之有自得之趣無他嗜好聚書數萬卷而已身居貴寵自奉若寒士門無閭隸客至倒屣出迎惟恐不及人以是多之銘曰泰道方隆萬物亨通乾龍將翔滄其雲從維我皇元肇開王迹羣賢彙征翼扶大業公由縫掖徵詣公車平昔所聞逢時樂據大理之行武昌之役賴公一言民免鋒鏑中統之治至元之隆公居政府匡輔有功饗餐擅權害民蠹國奮義直前發其奸慝如冰與炭則不可同退居散地不忘公忠見善必聞有謀斯告聖恩天大愧無以報舉賢達能初非市恩一時桃李盡在公門農業學校相繼具舉富庶而教先後有序澤民夙心經國遠圖天不假年有銜莫祛公今已矣公猶不死事業琅然載之信史虞集張氏新瑩記故資政大夫中書左丞樞密副使贈推誠同德佐運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魏國公諡忠宣張公諱字仲謙世爲順德沙河人大父諱字贈保節功臣銀青光祿大夫司徒柱國魏國文愍公父諱美贈純德秉義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魏國簡懿公皆葬沙河之蓋里公之子榮祿大夫陝西諸道行御史臺御史中丞晏次曰奉議大夫侍儀引進使果次曰某官昇孫曰承事郎曹州判官孝誠次曰奉訓大夫林州知州孝則曾孫曰某至元二十年三月壬申公薨葬先塋之次晏病其土之隘且薄也中心慊焉以世家仕於朝爲大臣不得在鄉里至治元年自陝西以病歸老數徵用輒謝不赴家居十年購得善地郡城西八里董村掘深六十尺始及泉歎曰吾親而得葬於斯也庶乎其無悔焉爾矣卜得天歷三年四月某日吉將奉柩遷焉魏國夫人劉氏附張氏新瑩肇諸此使孝則來京師謁太史集徵文以識之集嘗觀於世祖皇帝之世矣自其任藩至於即位文武

小大之臣乘運以興者各自職事見功業求愜悞深厚知爲國之本造權輿於屯昧不寧者於公見焉太保劉公秉忠學術通神明機算若龜策其所以爲上計者審矣當是時軍國之重則有宗親貴人而書記征發之責取材金氏之遺而有餘也乃獨薦公爲謀臣在上左右主儒者使陳先王之道雖若迂於智數而世皇信用以一天下而貽子孫無疆維休其迹無得而名焉嗚呼自孔子孟子沒豪傑各以其資奮而內聖外王之學千數百年無能道之者生民况得被其澤乎宋儒始有以遠接其端緒而朱子爲能集其大成然猶以是取怪時人身幾不免自其學者誦而習之亦或莫究其旨許文正公衡生平戎馬搶攘之間學於文獻散逸之後一旦得其書而尊信之凡所以處已致君者無一不取於此而朱子之書遂衣被海內其功詎可量哉夫孰知先後扶持時其進退久速使其身安乎朝廷之上而言立道行者公實始終之也嗚呼微朱子聖賢之言不明於後世微許公朱子之書不著於天下微公則許公之說將不得見進於當時矣庸非天乎中統建元以來政府與時高下獨成均之教彝倫大農之興稼穡歷象之授人時凡出於公之所爲皆隱然而有不可變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其公之謂乎凡公歷官行事歲月具見神道碑文集輒掇其關於國家治教之大者而表之如此云

元提舉孔天鐸墓在縣東北十二里北俎村

順德府志 明方豪元提舉孔天鐸墓記余因治水來北俎村見地中翁仲巋

然乃下馬訪之又見一碑覆地翻而讀之爲元孔氏瑩記由天鐸提舉邢洺諸州始家沙河子福南和尹子章蒲圻尹子塔識不花蒙古教授四世仕宦亦沙望族况又聖人之裔乎至國朝其後有以吏爲戎者族人外之故北俎孔氏雖多眎茲瑩如罔圖然裔孫整又不肖磚石皆鬻諸人是碑亦已鬻去鬻者與人有隙恐爲所發暮夜載還其附則留之矣諸瑩皆爲犁鋤之傷無可識別惟東僅留一瑩佇立悽然徘徊而去越六日復來乃親爲鑿溝立界約有十畝瑩前有礫埋地起以爲附立碑其上即瑩題於碑陰使村氓知所警焉余因是而感善人之有後不必於其子孫也殘芳遺躅有識者皆歆之如孔氏茲瑩遭不肖子孫狼籍如此一旦遇余而復豈偶然哉觀記中所稱提舉之文章南和之驍勇蒲圻之德政皆非爲不善者宜其有今日也惜余才力有限不能築堵拓地如宋墓之爲者嗚呼孔氏其亦幸而遇余僅免犁鋤之厄也其亦不幸而不遇有力者不能盡復其舊也

明解元蓋思聰墓在趙村

舊志

明山西左布政使許能墓在許莊南

採訪冊

明登封知縣李宗墓在章村東

同上

明鳳翔通判趙從學墓在普通店北徽州通判趙從孔和州知州趙如崑當陽知縣

趙之宮皆祔葬其旁

舊志

明新泰知縣胡三顧墓在北關外

同上

明興縣知縣趙亨墓在中王村西

採訪冊

明堂邑知縣石琇墓在南王村南

明石阡兵備道許國秀墓在許莊南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明商河知縣張爾猷墓在正招村南

俱同上

清海豐知縣杜良祚墓在城西莊北

舊志

清邑知縣周境墓在北關外演武場東北

同上

清提督銜署曹州鎮總兵郝上庠墓在白錯村北

採訪冊

清提督銜記名總兵石清吉墓在窪坡村西

清一甲二名武進士二等侍衛張虎臣墓在東崔里村南

俱同上

(六)寺觀

無量寺在大趙莊延平年建

舊志

謹按延平乃東漢殤帝之年號前燕慕容麟亦稱之舊志未注朝代不知孰是俟考

梵愛寺在城內西街唐時建舊置僧會司於內

清趙銘梵愛寺木蓮花詩沙河輔神畿南北當孔道聳翠自西山梵愛領

其要亭亭多老柏虬龍掣尾掉幹古參青銅枝樛張大蠶盤踞既得地競傳鳳巢妙木蓮花絕奇神物天所造靈芝足比數瑞禾相映照聖世集嘉祥赤縣荷覆幬余適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十九

莅茲土簿書苦潦倒偶然憩古刹塵慮為却掃
勉矢冰蘂愧乏陰雨膏退食倘餘閒過從時慰勞

漆泉寺在廣陽山唐貞觀年建

明方豪正德十二年候闕僧官清吉負石來都請書酌酌漆泉泉上上漆泉嶺倦來隸作輿險處僧為挺

天寒樂轉淒日出酒初醒柏根發古香塔尖墮清影上可捫九重下可瞰千頃游覽
豈無人無人來此頂 張時遊漆泉寺詩五馬驅馳到漆泉巍巍宮殿上齊天寺邊
老樹無今古洞口閒雲任往還護法青龍當牖見忘機白鹿向窗眠吾今已被功名
絆不暇從容問老禪 劉良卿過漆泉寺詩丹峯翠壁小禪林石磴稜層古木陰鐘
磬數聲煙火寂滿廊風過落花深 史與祿遊漆泉寺同陶魏二學博山削芙蓉碧
靄攢空王臺殿隱千盤香爐縹緲諸天迥石壁陰森五月寒花雨紛隨清磬落松風
暗度午鐘殘秦碑漢碣荒煙裏遍剔蒼苔立馬看 精舍逶迤紫翠深喜隨二妙共
登臨慈雲遍覆青蓮座慧日常懸祇樹林丹壑呈姿馴野性漆泉含影淨禪心葵蔬
茗飯支公石此地悠然愜素襟 清申涵光漆泉寺詩亂木山腰寺人來問漆泉
水聲喧徹夜松影靜諸天薄劣慚為客艱危易入禪願將初義了稽首石橋邊

建福寺在南王村唐天寶年建

延慶寺在丈八村唐天寶年建

葛泉寺在東葛泉村東唐天寶年建

溫泉寺在湯山宋太平興國年建

廣教寺在正招村宋太平興國年建

俱同上

封巒寺在太安山宋元祐年建有太槐二株夾口碑一道

通

舊志兼採畿輔通志清

至西山封巒寺避暑伯巖久客寧夏予難獨往怨而作詩天氣已炎熱山行事又無非緣千里遠其奈一人孤絕巖看橫黛陰泉想噴珠寄塞上客竹杖待同扶

謹按畿輔通志據府志載寺在縣西南九十里宋曹皇后往寺修佛殿道經御路

今村名

棘鉤掛后裙后用手曲之至今路中棘鉞向上云云事太荒唐本不足據舊

志駁之良是附識於此

眞澤觀在趙泗水村宋崇寧年建

舊志

禪華寺在東北流村元至元年建

安慶寺在前劉莊元元統年建

石佛寺在贊善村元至正年建

圓通寺在白錯村元至正年建

清虛觀在冊井村有元時碑記

中陽寺在南陽村明洪武年建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二十

重陽寺在留村明正統年建

迎恩寺在新城村明弘治年建

興善寺在東宋村明嘉靖年建

地藏庵在城內馬神廟西

準提庵在北關

東陽寺在杜村

長慶寺在綦村

功德寺在權村

雙泉寺在青龍白虎山

黃巖寺在頭道河西

俱同上 清丁克懋贈黃巖寺聞方上人詩黃巖老僧雙眼碧少曾劈面呼于顛於今懶慢萬緣休逃入深巖口掛壁巖前虎

迹如椀大往往歸樵膽驚破老僧畏人不畏虎七尺繩牀同起臥自來未省遊城中枯藤拄遍巖西東沿西一帶種桃樹幾番笑指桃花紅我非居士老龐蘊白社從教

却靈運偶爾相逢忽相

契瞳然無答亦無問

(七)名勝

夫子巖在縣西一百五十里其巖石上有夫子迴車轍迹今未詳所在舊志

謹按此條舊志據康熙縣志載之並加駁正謂夫子至沙本無據且縣西百里外亦斷不能通軌其說甚是附識於此

聖人室在廣陽山

老君洞在廣陽山羅漢洞西洞前有石牛一相傳老聃曾駐此聃

明蕭洋老君洞詩萬仞當空壁立秋水聲山色自悠悠何如謝却人間事赤脚騎牛洞口遊

千佛洞在廣陽山老君洞西昔人鑿石為龕琢佛像千尊載一統志或曰石勒據邢

時所造俱同上

謹按舊志云寰宇記謂湯山上有石室絕無塵穢俗號聖人室一統志亦云然而康熙縣志謂在廣陽山世俗以聖人目佛老其來已久今廣陽山之老君千佛羅漢諸洞窅然幽邃俗所謂聖人室應即指此至湯山上雖有一巖穴湫隘特甚方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二十一

廣不及數尺其上銳即因石罅不類舍宇殊不稱所謂即徇俗稱亦當從前志爾

唐柏在梵愛寺今僅存一株

採訪冊 明范志懋鳳臺柏記崇禎十有二年夏五月五日恒山鞏固營叛卒南下抵沙河余率眾追勦執訊

攸馘塘府府委攝縣篆固辭不獲遂於八日視事縣當兵燹後弔死扶傷之餘莫急於維風勵俗宜每月諏吉集士民教以孝弟忠信勛以躬行實踐蓋大亂之後真心易見也詢講地僉曰梵愛寺爽塏宏敞莫此地若於是集士民宣講其中講畢獎懲有差事既竣沙彌清觀古柏寺殿基西有一柏石根銅柯大七圍有奇高不及一由旬枝散布於寺右數十百莖有特起如隼飛戾天有舒柯遠揚覆蓋寺簷者半也日午蔭漏一臺民聚其下余與師生坐其旁西北枝頭生一物輪困離奇若人家臺樹狀又若疊嶂層巒聳翠狀下蟠結大如鼎釜器中空若鳥雀窠巢枝幹繞臺扶疎四起亦奇觀也土人名之曰鳳凰臺詢之苾芻無記生之臘矣並不知枯之稔斯物也胡為而生哉胡為而枯哉或城邑靈氣鍾於斯或僧有高行兆於斯或不關一邑為盛世瑞為明天子祥皆未可知也古名木如秦岱之五大夫封觀之三將軍大梁書院之白松鵲山之九龍皆以壽得名若茲柏之靈氣團結史傳無聞不更奇觀也哉公餘之暇講鄉約於此聚諸青衿講學於此每瞻玩不肯去寺舊有一松其壽不減大椿方令有詩載之石余來見詩不見松也不見松而見石猶見松也平松未聞有奇可愛而傳若此柏之奇其傳當更永矣然吾聞此地松柏無數百年者若一朝與此松化龍飛去不益增弔古者之遺恨乎陳生正言王生弼杜生光祚良祚程生企顏胡生允恭樊生璽請圖其形而鑄之石又請一言以記其事使後之人睹此石而念余言也竊願子遺之士民揚權聖諭之大訓闡繹慈君之圖說煥發良心砥礪實行習日端風日醇土作朝廷之棟梁民作國家之薪樞此物將與明明后丕丕基億萬年矣又何天地不栽培雨露不滋息哉 清魯傑唐柏詩幾株翠柏欲參天種自前唐豈浪傳怪底古香兼古色飽餐霜雪已千年

謹按舊志云縣治西北隅有寺曰梵愛有古柏數株其一株上有虬枝糾結俗人目爲鳳凰窩相傳寺建於唐先即已有此樹其言未可盡信然老幹輪囷蔽拂雲日其爲千百年物無疑

普通蓮在普通店北有池盛夏蓮開香聞數里元劉秉忠常浴於此秉忠釋號普通

故名今廢

同上

沙河縣志

卷一 疆域志下 古蹟

二十一